

孕育在自由中

霍華德·法斯特著
蔡慧譯

霍華德·法斯特

孕育在自由中

蔡慧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小 說

孕 育 在 自 由 中

Conceived in Liberty

原 著 者 Howard Fast

翻 譯 者 蔡 璽

《本書根據美國紐約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44 年初版本譯出》

*
* * *

有 版 權

1953年2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10000冊

書號 (424) [VII 1 3] 定價 羊 12,7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國光印書局承印

*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主要人物

紐約第四團：

雅各·依根

查萊·葛林

以利·傑克遜

愛德華·弗來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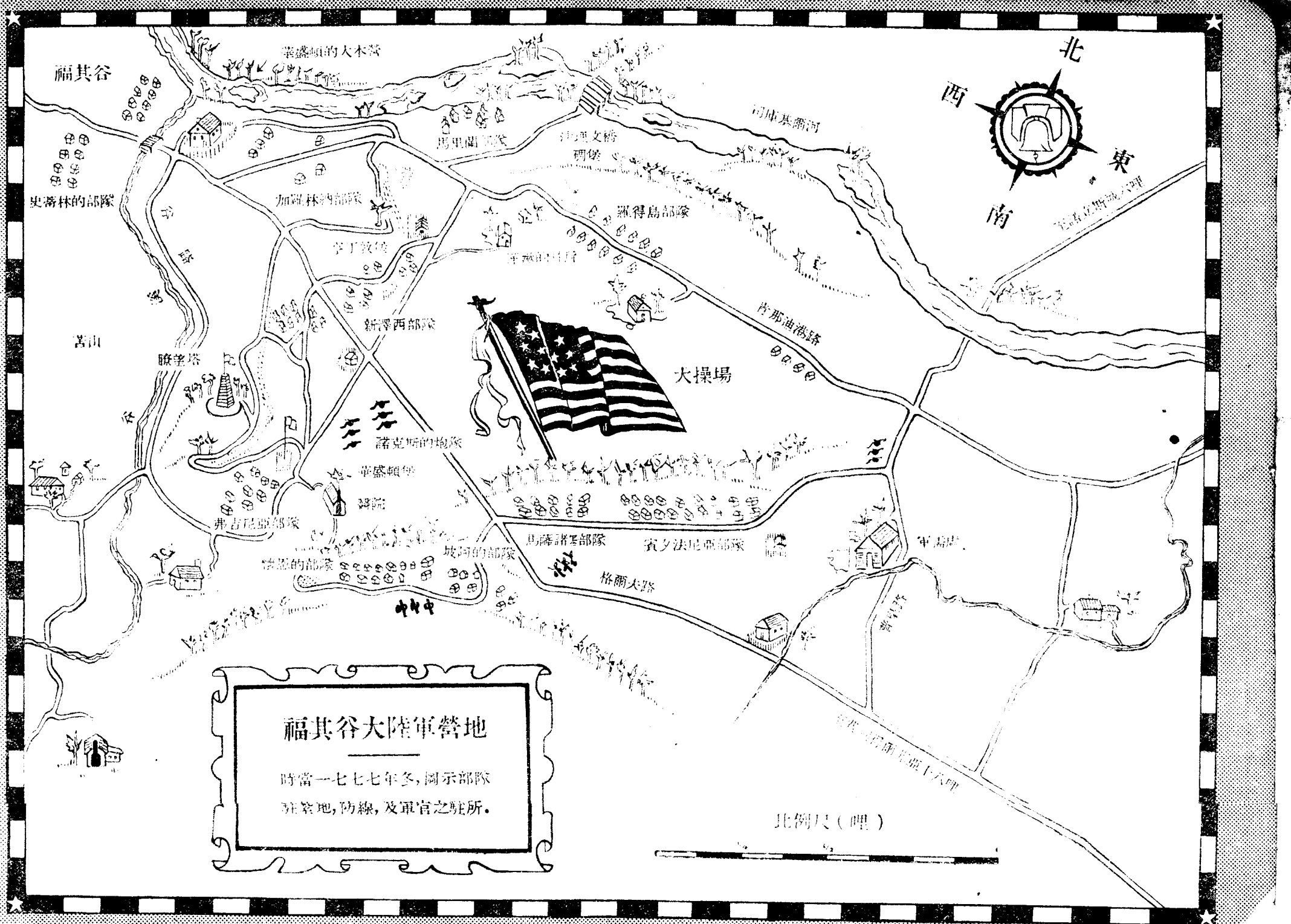
肯頓·布倫納

摩斯·富勒

克拉克·文達爾

亨利·雷因

阿倫·海爾



福其谷大陸軍營地

時當一七七七年冬，圖示部隊
駐紮地，防線，及軍官之駐所。

比例尺（哩）



目次

第一部	山谷	一
第二部	冬天	九
第三部	戰鬥	三九

CAB26/17

第一部 山谷

我們停了脚步，露宿的命令傳下隊伍裏來了。時間還早呢，要再過足足一個鐘頭纔天黑。照我們行軍的老規矩，每天總要走到天光退盡，纔在黑暗中踉踉蹌蹌的走進營地，老清早天沒亮，可就得醒來起身趕路。

一陣不分明的喇叭聲遠遠的在那兒行列頭上響起，是下馬的號聲。雅各·依根放下了他的包。查萊·葛林在路旁坐下。他那圓圓的、長滿鬍子的、鬼怪似的臉上想裝出笑來。他的小身體已疲乏得像戳了孔的氣泡。我朝隊伍的前前後後一看。薄暮中，隊伍長長的拖了四五哩，不，說不定有六哩。

我彎身脫下背包，咕嚕了一聲：「唉，耶穌！我累透了。」

在大路上前前後後各處，弟兄們都紛紛坐到地上。他們的毛瑟槍撞上結冰的路面，祇聽見一片囊囊聲。把毛瑟槍卸下是大家轉到的第一個念頭了。一把槍連一柄鐵鏽的刺刀，共重二十磅。這二十磅，真是要命的累贅！

「我們幹嗎停步不走呢？」雅各問，可不是問哪一個的。獨有他一個人沒有倦意。他身體挺得筆

直，模樣兒冷冰冰的，那深色的眼睛裏有疑問的神色。他瞧着我們，一張臉一張臉的看過來，想知道我們爲什麼不繼續往前走。他個子瘦長，一臉鬍子，長頭髮蓬鬆鬆的披落兩肩之上，臉上突出一個大大的鉤鼻。他的兩唇祇是一條細線，幾乎完全被鬍鬚遮沒了。很可能他根本沒有所謂嘴唇，因此他一張口說話，我就瞧見了他嘴裏那不齊的、被煙草染得黃黃的牙齒。真有點兒兇惡可怕，真有點兒像野獸的模樣，——他的那張嘴和那兩排牙齒，那銳利的、豁開的蠟黃的虎牙！

「我們停下來又有什麼關係？」

「這不是個能停留的地方呀。不一定做將軍的纔明白，你不做將軍的也能看出這地方是不適宜停留的。」他舉起瘦細的手臂揮揮指指，指着我們這暴露的、沒有掩護的陣地。

我們歇在一片平坦的大空地上，北面有一帶起伏的小山岡。山岡表示有我們躲身的地方。我們也想到六哩長的一支軍隊要是被困在這片空地上會有什麼後果。然而，不去考慮那麼多了，因爲我們大部分人都介意。

我在路旁坐下了，舒口氣，把腳伸伸，心裏卻在盤算，我這樣歇腳而腳不凍僵能有多久呢？這天是個大冷天，頂多再過半個鐘頭，我的腳準要凍僵。

在我旁邊的，是我這一個團裏的弟兄們。我們這一個團除了我祇有八個弟兄。我們沒有長官。九個兵可不需要許多長官的。我們本來也有一塊破旗可以舉舉，後來給以利·傑克遜裹腳用了。我們的番號是紐約第四團。我們在先前某個時候也有過三百個人。團長安敦少校，白平原地方的人；他在

白平原戰死了，就死在自己老家附近。伊鄧·賽其是上尉，也死了。弗雷爾中尉患痢疾不治而死。到了這時候，即一七七七年十二月裏的某一天，我們已沒有了長官。我不知道這天是幾號。在撤退的時候，日子好像都混而爲一，分也分不清的。可能是十二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大概是十三日又是星期五吧，一個不常有的晦氣日子。查萊·葛林會唱一支關於十三日星期五這個日子的歌的，說有女妖怪在波士頓公地上跳舞呀什麼的——

軍隊離開大路湧到田野裏去了——作臨時的露宿。回想起來，我記得那兒有一所屋子，是背對森林的一邊而築的一所石屋。窗都裝上了窗板，沒有燈光也沒有炊煙。本來嘛，我們是在一個痛恨叛黨的地方上啊。

我們就離開這條比兩旁邊低的大路向上爬。我們爬上那片草地。以利·傑克遜停下來縛好腳上的布，他的腳怎麼血出得不停的！這時一個驕橫的參謀軍官打我們旁邊騎過——是一個穿藍制服的小伙子。雅各·依根喚住了他。

「嗨，老弟，」雅各說，「我們就在這兒駐紮了嗎？」

雅各·依根一臉鬍子，渾身污穢，嘴邊結着一圈冰，樣子實在難看。其實我們沒有一個是像樣的。那小伙子把他的馬繮繩抖抖鬆。

「我們要明天纔去紮營。我們現在讓軍隊休息休息。」

「那倒要謝謝你和總司令的好意啦，」雅各尖刻地說。

小伙子把馬一踢，去了。雅各呵呵大笑。雅各痛恨軍官。天曉得，我們當中根本沒有誰愛過他們，但雅各的痛恨是帶點兒瘋狂的。他對革命的感覺與衆不同，不像我們別的人所感覺的那樣：饑、寒，而他覺得革命是人民所作的一樁活生生的、熱烈烈的事。談到軍官，他總要堅決地指出：如果軍官確是獻身於革命的，那他們就該是屬於我們這一羣的。這是一場由人來作戰的「人的戰爭」哪。我願意稱上帝爲長官，要把這種騎在馬上的鳥傢伙叫做長官，那可不成。現在他也就那樣的說，可是我們不去細聽他。雅各的話像風聲蕭蕭，我們早已聽得覺不出這些話的意思——祇聽見恨恨的咆哮的聲音了。我們走上前去，雜在軍隊的中間。事實上現在已沒有什麼軍隊了，就還剩下長長一串在田野裏扯了五六哩長的烏合之衆。不過待在中間總比待在外圍強些。

我們走過賓夕法尼亞人的隊伍^⑤。他們的將軍懷恩，把他們管束得還有相當秩序。他們按隊分別駐下，還派出了哨兵。一個哨兵攔住了我們——一個個子高高的南方農家小伙子。我們當面嘲笑他，一衝就衝過了他。

他說：「你們是些什麼混蛋？你們有什麼事要闖進我們賓夕法尼亞人的地方？」

愛德華·弗來格很文雅的說：「這個地方已經訂立契約讓給你們了嗎？」愛德華這大個子的農

● 白平原在紐約州的東南部。一七七六年冬，獨立軍自紐約市撤退，在這裏和英軍相遇交戰，稱爲白平原之役。

● 賓夕法尼亞係十三州之一。

人，是個遲鈍的漢子，不容易發怒，但一旦發起火來，火就要燒上個半天。

我告訴那小伙子：「我們不來和你吵架。我們是紐約部隊的一個團。」我們祇管向前走去。他在我們後面大喊：「紐約部隊的一個團！呸！一個烏龜王八蛋的團！不會錯的！」

我們離開賓夕法尼亞人的地方而去，我們不願意找麻煩。大家都有槍，要是惹惱了，準出大亂子。肯頓·布倫納說：「我來跟你們講講這場仗吧。這場仗到將來總要變成北打南，東打西。我決不幫那班下賤的，日耳曼種的賓夕法尼亞狗娘養的。槍沒用了，那班日耳曼人還要捏把槍。在布里特氏山^①和白平原時，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

「你少說吧，肯頓，」摩斯說。摩斯還祇是個孩子，今年十八歲，名單上面下一個就是了。這所謂名單是摩斯出的一個主意，照他的說法，我們都要從這名單上一一除名而死去。他有時候會呆坐上幾小時，追想本團第一本花名冊上的名字。長長一張名單，而說起來一點都沒有改動。總而言之，是他一遍又一遍的講得次數實在多，以致我們都不得不相信他了。你祇消對摩斯瞧瞧，就明白下一個準是他。他咳嗽，咳得嘴唇上常常血點斑斑。他說話時，我們都不約而同的向他看去。這當兒，大家都不作聲了。

軍官的篷帳高高地矗起，點綴這一片褐色的結冰的田野。田野上佈滿了一隊隊的人，亂七八糟，最後開到的那一批有些就祇好安頓在大路上。你可以看見一隊隊的人散漫地歇在冰硬的地上，直伸展到樹林的邊緣，南面北面都是，直抵天地相接之處。

「真不少，」雅各說。

「一萬，或者還不止些，」我點頭說。

「他們自會跑去的。」

摩斯率直地說：「我累透了。我也一直想着要回家去。」

我們來到了一個長得有幾株果樹，而就近三十步內沒有部隊的地方。我們一放下背包，就猛的倒在泥地上。肯頓·布倫納把毛瑟槍架起來，動作板板的，行動也遲慢。我們滿懷好奇卻都不說一句話地瞧着他。我們實在非常累了。

這，是由食物太少和得不到真正的休息這兩者而來的那種疲勞。它鑽進了四肢和每個關節，蝕得好深。它達到了飽和的地步，就給腦子裏帶來了一個幻象，而這幻象比什麼都更固執，逗留不肯去。在這幻象中的是一張牀，一張寬闊的下陷的牀。牀的當中凹下去，可以把你窩在裏面，消除你骨頭裏

● 賓夕法尼亞很多日耳曼人。這兒的「槍沒用了還要捫把槍的日耳曼人」想是指那些賓夕法尼亞哨兵。

● 布里特氏山在波士頓附近，由一道山脊和邦刻山相連。一七七五年六月十六日，獨立軍一千二百人得知英軍生力軍開到即將進攻，就先下手佔據布里特氏山。次日英軍發覺，獨立軍已據好陣勢。英軍兩次進攻均為未經訓練的獨立軍擊退，傷亡慘重。第三次進攻時，獨立軍纔因彈藥盡絕而撤退。這次戰役的重大意義在它糾正了當時有些人認為倉卒組成的獨立軍不能抗拒正規軍的錯誤看法。

的疲勞。也有時候，你會想起一張脚下裝有輪子的牀，想起睡在輪牀裏的一個孩子，或者想起有麵包在上面烘的燙手的金屬板竈。你想起的，總是這種老家的傢伙。

我們在冰冷的地上伸展了又蜷縮。這麼冷，總得有人把火生起來纔行啊。我們面面相望，可沒有人動。接着查萊·葛林起身走開了。我們目送他去，也沒有人喚他回來。我站起來，從包裹拿出一柄手斧，開始斫果樹。那是一株蘋果樹或李樹。我記不清是哪一種，但木頭總是很堅硬的。

他們看我斫，眼睛裏都露出深切的、似有特別意思的痛苦之色——是了解要培植一棵樹得花幾十年期待功夫的那種痛苦。不知是誰種了這棵樹又照顧它長大。不知是誰曾在暖洋洋的印第安夏天，摘下了長熟的鮮果。

克拉克張開了嘴要說話，又自己縮住了。他們都等在那兒不動，直到我背抵着那根樹枝把它壓倒了，這纔有以利·傑克遜站起來，動手把它折斷。

「我記起了夏天掛滿樹枝的好果子，」摩斯輕輕地說。

我正在斫第二枝，聽見他的話就停手了。我滿腔是軍中個個人都有的這麼一個遏不住的欲望。讓我再過一個夏天吧。祇要再過一個有炎陽曬得你汗流如注的夏天，果子的汁液脹破了果皮的夏天。

我把那樹枝斫了下來。

以利在用打火机打火。以利是我們中間年紀最大的一個，比雅各還大，雖然雅各也已是四十出了頭的人了。逢到需要說禮貌的話了，以利便是我們的發言人。他也是我們發了火自己打起架來時的

滅火的水，（我們近來打得也實在忙。）他身體不怎麼結實，沒有肉，一雙手很大。我現在又瞧着那雙手了，我瞧着那雙手的穩重的不倦的動作。引火的火絨是稀罕寶貴的。肯頓把他的帽子的夾裏撕下一條來。我望着他們，心裏想：我倒已經把這些人的心理摸得清楚透了。我纔二十一歲，可是這兒就有八個我完完全全了解的人。

一個軍官疾馳而來，在我面前勒住了馬，叫我別動那棵樹。

「不准強搶民物的，」他說。我覺得好像認得他。他鬍子沒剃，不穿制服。我覺得他好像是華盛頓的一個副官。他說話時帶弗吉尼亞人^①特有的那種含糊不清的口音。

雅各站起來，走到架了起來的毛瑟槍前。我們其餘的也都站起來。我們站成一圈圍着那軍官。我們的衣服都又髒又破。我們都滿臉鬍子，連摩斯·富勒也不例外——摩斯還祇十八歲，他的鬍子在臉上東一塊西一塊。我們人也是污穢而消瘦的，腳上都裹着粗布。以利·傑克遜腳上的包布已是血水固結的一團了。他的那雙腳總有點什麼毛病，怎麼老是不會好的。腳上不停地出血，把他生命所依賴的血漸漸的給流乾了。

「誰指揮你們的？什麼部隊？」

① 印第安夏天指北美深秋初冬時的溫煦天氣。這名字的來源可能是因為印第安人在這個時候積聚糧食準備度冬。

② 弗吉尼亞係十三州之一，華盛頓即是弗吉尼亞地方的人，他的副官多以弗吉尼亞人充任。